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壺清話 第六卷

范魯公質舉進士，和凝相主文，愛其私試，因以登第。凝舊在第十三人，謂公曰：「君之辭業合在甲選，暫屈為第十三人，傅老夫衣鉢可乎？」魯公榮謝之。後至作相，亦復相繼。時門生獻詩，有「從此廟堂添故事，登庸衣鉢亦相傳」之句。初，周祖自鄴起師向關，京國罹亂，魯公遁跡民間。一旦，坐對正巷茶肆中，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：「相公相公，無慮無慮。」時暑中，公執一葉素扇，偶寫「大暑去酷吏，清風來故人」一聯在上，陋狀者奪其扇，曰：「今之典刑，輕重無准，吏得以侮，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。」持扇急去。一日，於禩廟後門，一短鬼手中執其扇，乃茶邸中見者。未幾，周祖果以物色聘之，得公於民間，遂用焉。憶昔陋鬼之語，首議刑典，疏曰：「先王所恤，莫重於刑。今繫苛失中，輕重無准，民罹橫刑，吏得侮法。願陛下留神刑典，深軫無告。」世宗命公與台官劇可久、知雜張混聚都省詳修刊定，惟務裁減，太官供膳。殆五年書成，目曰《刑統》。張尚書詠再知益州，轉運使黃觀以治狀條奏，下詔褒美。時賊鋒方斂，紀綱過肅，蜀民尚懷擊柝之惴，而嘉、邛二州新鑄景德大鐵錢，利害未定，橫議讜起，朝廷慮之。遣謝賓客濤為西川巡撫，上臨軒諭之曰：「詠之性剛決強勁，卿之性仁明和恕，卿往濟之，必無遺策。宜以朕意諭詠：『賴卿在彼，朕無西顧之憂，每事宜與濤協心精議，副朕倚矚。』」謝公至蜀，明宣寬詔，尚書公抃蹈泣拜。舉率從稟，並轡撫勞，西蜀遂安。

太祖受禪，以趙韓王普有佐命巨勳，除右諫議大夫、樞密直學士。未幾，范質罷相，以公為門下侍郎、平章事。既冠台府，參總廟權。參政呂餘慶、薛居正雖副之，但奉行制書，備位而已。不宣制，不預奏事，不押班，每府候對長春殿廬，啟沃大小之務，盡決於公。兼權之議，喧於時論。會李繼遷擾邊，用公計，封趙保忠守夏台故地，因令滅之。保忠翻與繼遷合謀為邊患。河西極撓，咎歸於公。因不得專政，詔令參政更掌印押班奏事，分其權也。舊制，宰相報到，未刻方出中書。會歲大熟，特許公才午歸第，遂為永制。年七十一，病久無生意，解所寶雙魚犀帶，遣親吏甄潛者詣上清太平宮醮星，露懇以謝往咎。上清道錄姜道元為公叩幽都，乞神語，神曰：「趙某開國忠臣也，奈何冤累，不可逃。」道元又叩乞所冤者，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，濃煙罩其上，但牌底見「大」字爾。潛歸，公力疾冠帶出寢，涕泣受神語。聞牌底「大」字，公曰：「我知之矣，此必秦王廷美也。然當時事曲不在我，渠自與盧多遜遣吏趙白交通，其事暴露，自速其害，豈當咎予但願早逝，得面辨於幽獄，曲直自正。」是夕，普卒。上感悼涕泗，自撰神道碑，八分御書賜之。

真宗中年，多或不豫，欲權預聽斷，養和於西林園，即太清樓也。議委政於皇太子，加冠監國，用王沂公曾以輔之。時中丞王臻不喻上意，議方下，遽以疏上云：「臣聞欲行皇子冠，《左傳異議》曰：『以星終為年紀，十二而一周，於天道備。』所以人君十二始冠，冠，弁也，行之於廟。漢已還，間有即位而冠者，皆出於不得已也，故改其名為加元服。皆漢儒因事旋講，實非古也。《冠義》云：『冠者，禮之始也，王教之本。』今皇子未成，俾冠而臨國，冠道未成，不冠而監，豈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雲二年，睿宗欲以皇太子監國，召三品以上官建議，群臣莫敢對者。臣竊謂茲事體重，陛下春秋未高，伏望陛下念萬國，調順氣劑，存真納和，不使過計。社稷萬靈，扶擁聖履。」云。時以政出宮闈，不敢妄決，議者遂寢。

魯太尉居潤，博州人。不識字。每按牘，以左手捉巨筆一畫長畫寸餘，雖狡吏善詐也，摹之則敗。沈相倫在幕府，謂所親曰：「吾觀沈推官五載未曾妄發一笑一語，行步端重，如履廟堂，吾見則禮敬之，必為宰相。」遂力薦於太祖，稱沈沈厚可用。後果作相。魯恨其不知書，魯氏子孫皆召於家，建學立師傅，如己子教之，以報其知人之德也。

太祖彩聽明遠，每邊閭之事，纖悉必知。有問者自蜀還，上問曰：「劍外有何事？」問者曰：「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山《苦讀》詩，曰：『煩暑鬱蒸無處避，涼風清冷幾時來。』」上曰：「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。」時雖已下荊楚，孟旭有唇亡齒寒之懼，而討之無名。昶欲朝貢，王昭遠固止之。乾德三年，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，問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，為朝廷所獲。太祖喜曰：「興師有名矣。」執問者，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，分路討之。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、閣道遠近，令工圖之。面授神算，令王全斌往焉，曰：「所克城寨，止籍器甲芻餼爾，若財帛盡分給戰士。」王師至蜀，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。未幾，相繼就擒，昶始降。執昶赴關。大將王仁贍自南劍獨先歸關，乞見，恐已惡暴露，曆數全斌等數將貪贖貨財，弛縱兵律，為所訴，反欲自斃。太祖笑謂仁贍曰：「納李廷圭妓，擅開豐德庫取金寶，此又謂誰耶？」仁贍惶怖，叩伏待罪。上又曰：「此行清介畏慎，但有曹彬一人爾。」台臣請深治徵蜀諸將橫越之惡，太祖盡釋之。

魏人柴公以經義教授裡中，有女子備後唐莊宗掖庭。明宗入洛，遣出宮，父母往迎之。至洛，遇雨，逾旬不能進。其女悉以奩具計直十萬，分其半與父母，令歸大名，曰：「兒見溝旁郵舍隊長，黝色花項為雀形者，極貴人也，願事之。」父母大愧之，知不可奪，問之，即郭某，乃周祖也。因事之，執箕帚之禮。一日，謂其夫曰：「君極貴不可言，然時不可失，妾有五萬，願奉君以發其身。」周祖因其賞得為軍司。其父柴公，平生為獨寢之人，傳司冥間事。一日晨起，忽大笑，妻問之，不對，但笑不已。公惟喜飲，妻逼極醉，因漏泄其事，曰：「花項漢將為天子。」後果然。

王彥儔，上蔡人。五代之際，為本郡軍校，材質雄偉，剛毅有謀，勇冠群卒。久欲奮發，而無其端。一旦，同列輩五六人者語彥儔曰：「天下紛紛，能者可立。吾輩何忍端坐，以溫飽自墮耶可相共起事，以圖富貴乎」彥儔私自計曰：「此六人者，死氣侵面，是為我啟跡也。」遂許之，曰：「吾今夜正當宿直，君輩可持短兵入，吾奉為內應。富貴之來，不出今夕。」六人者喜，是夜皆至。彥儔伏甲於內，盡殺之，持其首詣閭，泣告刺史曰：「巡警無狀，致奸盜竊發，已伏其罪矣，願公親出以撫眾。」刺史驚喜而出，方慰勞次彥儔，立斬之，遂據上蔡。明日，籍其六家。郡中震恐，無敢動者。後朝廷力討之，勢不能守，奉其母奔金陵郡。李先主特喜其來，至其家親拜其母，以彥儔為和州刺史。

一巨商姓段者，蓄一鸚鵡甚慧，能誦隴客詩及李白《宮詞》、《心經》。每客至，則呼茶，問客人安否寒暄。主人惜之，加意籠豢。一旦，段生以事係獄，半年方得釋，到家，就籠與語曰：「鸚哥，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，日夕惟只憶汝，汝還安否家人喂飲，無失時否？」鸚哥語曰：「汝在禁數月不堪，不異鸚哥籠閉歲久。」其商大感泣，遂許之曰：「吾當親送汝歸。」乃特具車馬攜至秦隴，揭籠泣放，祝之曰：「汝卻還舊巢，好自隨意。」其鸚哥整羽徘徊，似不忍去。後聞常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，凡吳商驅車入秦者，鳴於巢外，問曰：「客還，見我段二郎安否？」悲鳴祝曰：「若見時，為道鸚哥甚憶二郎。」餘得其事於高虞晉叔，事在熙寧六七年間。

慶曆壬午歲，王師失律於西河好水川，亡沒數巨將劉平、葛懷敏、任福等，石元孫陷虜。急奏入已旬餘，大臣固緩之。仁宗因御化成殿，一寬衣老卒擁帚掃木陰下，忽厲聲長歎曰：「可惜劉太尉。」上怪問：「何故獨語？」此老卒曰：「官家豈不知劉太尉與五六將一時殺了」上驚問：「汝何聞此？」老卒因舍帚，解衣帶書進呈，曰：「臣知營州西虎翼一營盡折，臣媿亦物故於西陣，此書乃家中人急報也。」上以書急召執政視之，大臣始具奏：「臣實得報，恐未審，候旦夕得其詳，方議奏聞。乞自寬聖慮。」上厲聲曰：「事至如此，猶言自寬聖慮，卿忍人也！」塚宰因謝病，乞骸骨。

盧文進，范陽人。少從軍，身長八尺，姿貌偉異，名振燕薊。莊宗連兵於兩河，屢戰獲勝，一夕忽敗，夜走，馬墜澗中，才及水，一躍而出。明日視之，乃郡之黑龍潭，絕岸高險，深不可測。文進知有神助己，氣因復振，收餘眾，會食於野。一巨蛇長十丈餘，徑至坐所。眾皆奔避，獨文進不動，蛇引首及膝，文進以匕箸取食餌之，訖，蛇蜿蜒方去。奔敗之餘，物情疑阻，舉眾入契丹。虜主厚遇，使率兵救鎮、冀，又與莊宗連戰。明宗即位，老思南土，部曲皆華人，復還中國。明宗親加宴勞，因詔得封大將軍。八十二，無病卒。卒之日，星殞於寢，大如杯，文進噓赤光丈餘，與星相接。

王輿為江南楊氏軍中小校，少從軍，圍潤州，中巨弩射右耳，其矢穿左耳而去，旁二人中矢死之。輿臥病百餘日乃愈，至老不聾，亦無癩跡。又嘗攻潁，夜有道士告之曰：「旦有流星下墜，能避之則富貴不可名，不爾則斃矣。」及旦，輿拔劍倚柵木驅兵，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，皆糜碎而壞。輿曰：「流星乃此也。」益自貴重，終為使相。

徐登者，山東人，世傳近二百歲，得異術以固齡體，搢紳所以待禮焉。鄭翰林公鎮荊南，唐詔彥范漕湖北，二公以廣成、浮丘禮之，館於楚望。登無他奇，樸直不矯，不以屑事幹公勢。毅夫嘗言：「登雖不以實年告人，每說周末國初事，則皎如目擊，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矣。」文瑩與登游鄭館歲餘。惟喜飲醇酎，經月不一粒食，殊不知書。一夕，不告鄭公，夜奔景陵，投道復守陳少卿宗儒以托死。死之日，親寫書到荊厚謝公，公甚嗟悼。囑陳公曰：「吾死後，當窆棺，前後以竹板二等吾身斂之。後三十年當剖棺，此實知也。」遂殯北塔僧園。後二年，陳少卿知壽州，因事詣闕補官遣，枉道至景陵，恐其屍解，剖棺視之，則已腐敗。世之昵方士者，登可鑒焉。

太宗一日幸禁林，謂朱翰林昂曰：「漢宣帝最好勤政，尚五日一視朝，萬務寧無壅積耶朕則不敢輒怠也。」公因得諫言：「臣聞堯、舜優遊岩廊之上，亦萬機允正；唐太宗天下太平，房喬請三日一視朝臨政；高宗寰宇寧靜，長孫無忌請隔日視事。悉從。自後，雙日不坐，只日御視，五日一開延英，遂為通式。今庶政清簡，百執猶寧居於私第，惟陛下凝旒聽覽，翻無暫暇。宜三五日一臨軒，養洪算，蹈太和，合動直靜專之道，肩攝思慮，保御真氣。」後中書知之，與台諫繼陳奏請：「臣等切見朱昂之請對深協至治，仍乞徇所陳。」久而才允。

王狀元君貺，天聖庚午甲科及第，元豐戊午，垂五十年，方有重金之賜。謝表特優，略云：「橫金三紀，未佩隨身之魚；賜帶萬釘，改觀在廷之目。豈伊散任，得拜恩章。車服以庸，品儀辨等。國朝故事，惟二府刻球路之花；文武近班，通一例號遇仙之樣。獨承面命，度越朝規。此蓋陛下寵厚老臣，禮加常制，憫事三朝之舊，俾階四府之崇。奉以垂腰，既表重繆之麗；寶之在體，更增上笏之華。」